

荣格文集

The Selected Works of C.G. Jung

[瑞士]C.G.荣格/著 申荷永/总策划 高 岚/主编



原型与原型意象

长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荣格文集

The Selected Works of C.G.Jung

[瑞士] C.G.荣格 / 著

申荷永 / 总策划

高 岚 / 主 编



原型与原型意象

長 春 出 版 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原型与原型意象

蔡成后 任小龙 游 潇等/译

游 潇 高 岚/审校

英文版编者说明

荣格教授提出的原型概念及与之相关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已广为人知。这个理论的源头可能要追溯到荣格早期的出版物——《论所谓神秘现象的心理学与病理学》(1902)^①。在书中，他描述了一位降神会灵媒的种种幻想。在其后的许多著作中有关原型的论述隐约可见，并且此类零星的论述经过整合，最终形成了具有稳定内核的理论体系。

《荣格全集》第9卷阐述了原型和集体无意识这两个概念。该卷的第一部分通过三篇论文介绍《原型与集体无意识》，并在此理论基础之上，描述了一些具体的原型，其中包括本书中所选编的四种原型：母亲原型、重生原型、精神原型和愚者原型。该卷的最后一部分阐述了原型与自性化过程，尤其是与曼荼罗象征的关系。

本书简要的理论介绍选自第9卷第一部分的第一篇论文《原型与集体无意识》，其中介绍了原型的概念及原型的表现形式。本书参考书目仅包括与此选辑有关的著作。

^① 参见《荣格全集》第1卷《精神病学研究》。

英文版前言^①

“集体无意识”这个猜想，起初人们觉得陌生新奇，随着人们的接触日久、使用愈多，它逐渐成为一个日常熟悉的概念。这种情形与“潜意识”这个概念逐步深入人心基本无异。在以卡勒斯（Carus）和冯·哈特曼（von Hartmann）为首提出的“潜意识”哲学思想之后，随即便被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洪流所淹没，几乎没有留下一丝涟漪。不过，它又逐渐地重现在医学、心理学的科学领域。

起初“潜意识”这个概念仅仅表示被压抑的状态或者被遗忘的事件。甚至对于弗洛伊德（Freud）来讲，尽管他将潜意识作为主角推上心灵的舞台（至少在隐喻的意义上是如此），究其实质，它仅仅是一个被遗忘和被压抑事件的集聚地而已，由此衍生出的潜意识具有功能上的重要性。于是，对弗洛伊德来讲，潜意识仅仅具有个人性质^②，尽管他也曾注意到潜意识那古老而富有神话色彩的表现形式。

无疑，潜意识的表层内容或多或少是属于个人的。我把它称之为“个体潜意识”。但是个体潜意识基于更深一层得以确立，这更深一层的内容不是源于个体经历，同时也非个体私有，它是与生俱来的。我把这更深一层称之为“集体无意识”。之所以选取“集体”这个词，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体的而是普遍的。与个体心理不同，集体无意识包含的内容和行为模式具有地

① 选自《原型与集体无意识》，最初发表在《爱诺思年鉴》（1934），后经修改发表在《关于无意识的根源》（苏黎世，1954），本文译自修改稿。原译文出自斯坦利戴尔，载于《人格的整合》，为本译文提供了参照。——英文版编者

② 在其后期著作中，弗洛伊德对此所提及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区分。他称本能心理为“伊底”，而超我指集体意识，对超我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意识，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意识的（由于被压抑）。

域普遍性和族群普遍性。换句话说，所有人的集体无意识都是相同的，由此就构成了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超越个体的共同的心理基质（psychic substrate）。

只有通过能够意识到的内容，才能认识心理的存在。因而我们可以言说的潜意识也只是局限在其能够显现内容的范围之内。个体潜意识主要是由具有情感基调的情结构成，它们构成了心灵生活个体和私人的一面。心灵另一面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原型。

“原型”这个词早在斐洛·犹迪厄斯（Philo Judaeus）时代就出现了[《地上的人》，第1卷，第69页。参见科尔森（Colson）/惠特克（Whitaker）译，第1卷，第55页]，指的是关于人类心中的上帝意象。里昂主教艾雷尼厄斯（Irenaeus）也曾提到原型，他说：“造物主并非按照自身来创造万物，而是比照他身外诸多原型的样式创造了世间万物。”[《反异端》，第2卷，第7章，第5节：“Mundi fabricator non a semetipso fecit haec, sed de alienis archetypis transtulit.”参见罗伯特（Roberts）/兰姆伯特（Rambaut）译，第1卷，第139页]在《赫姆提卡奥义书》（*Corpus Hermeticum*，或译为《秘义集成》）里上帝被称为原型之光。神学家狄奥尼修（Dionysius the Areopagite）多次提及原型，例如在《论天体秩序》（*De caelesti hierarchia*，II，4）中提到“无形的原型”[米涅（Migne）编，《希腊教父全集》，第3卷，第144段]，在《论神的名字》（*De divinis nominibus*，I，6）中提到“原型石”[同上，第595页，参见《圣名》，罗尔特（Rolt）译，第62、72页]。列维-布留尔使用“集体表象”表示原始人共有的观察世界的方式，这也可以用来指称无意识内容，因为实际上这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原始部落关注原型的习俗已然经过了某种特殊方式的改变。它们已不再是无意识的内容，已经变成了意识规则，并且通常以神秘的形式依照传统进行传授。对于源于无意识的集体内容的传递来说，这种神秘的传授方式非常典型。

原型另一种常见的表现形式是神话和童话。但是这里我们也是在处理一些已经打上特殊烙印的形式，并且历经了许多世代的传承。因而“原型”这个词只能间接地适用于“集体表象”，因为它仅仅表示那些还未上升到清晰意识层面的心理内容，因而这些心理内容还是心理体验的直接展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型和经过演进的历史公式有很大区别。尤其在神秘传授的更高水平之上，原型呈现的形式确定无疑地展示了对意识发展产生的至关重要的作

用。相对于在神话中的展现来讲，原型在梦中或者视像中的直接显现更加个体化、更隐晦，也更稚气。原型在本质上是无意识的内容，我们意识到和知觉到的原型已经发生了改变，它借力个体意识并在意识中显现自身。^①

如所有神圣的内容一样，原型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它们不能简单地被理性方式所整合，而是需要辩证的程序，真正地达成妥协。这通常需要病人与其开展对话，因而尽管没有意识到，但病人却发挥了炼金术意义上冥想的作用：与自身美丽天使的内在对话。通常这个过程充满戏剧性，伴随着情节的波折迭起。原型通过梦象或伴随梦象来表达自身，这些梦象与“集体表象”相关联。自从上古以来，“集体表象”就以神话主题的形式描绘着心灵转化的进程。

^① 为了精确起见，必须区分“原型”与“原型思想”（archetypal ideas）。原型是一种假想而不可言说的模型，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行为模式”。参见《论心理的本质》第7部分。

目 录



母亲原型的心理学视角	1
一、原型的概念	3
二、母亲原型	8
三、母亲情结	12
四、母亲情结的积极方面	19
五、结 语	26
童话中的精神现象学	35
一、关于“精神”(spirit)一词	38
二、精神在梦中的自我表征	44
三、童话中的精神	47
四、童话中的兽形精灵象征	57
五、附 记	67
六、结 论	75
论愚者的心理	77
会合：阿尼玛与阿尼姆斯	97
阿尼姆斯与阿尼玛	111
一、论阿尼姆斯的本质	113
二、阿尼玛：一种元素体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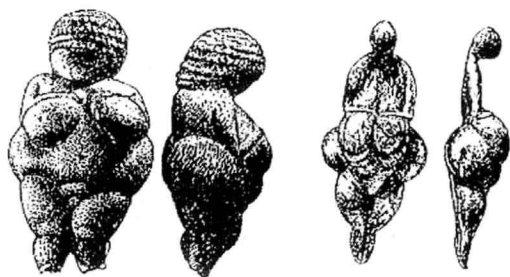
母亲原型的心理学视角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the Mother Archetype ///

一、原型的概念

大母神的概念属于比较宗教学的领域，包含着众多类型的母神。这个概念本身没有得到心理学的直接关注，因为大母神意象的形式在心理学实践中很少遇到，仅仅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才会触及。很明显，这种象征是母亲原型的一个衍生物。如果我们冒险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大母神意象背景的话，那么更具包容性的母亲原型一定是我们讨论的基础。尽管在此阶段用长篇大论来讨论原型概念没有必要，但对其基本性质作一些初步说明还是合乎情理的。

从前，柏拉图赋予“理念”（idea）极高的地位，并认为它先于万物而存在，尽管世人对此有些异议并遭到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但理解“理念”这个概念并不是太过于困难。“原型”绝不是一个现代词汇，奥古斯丁以



大母神

前的时代就已经使用，而且与柏拉图使用的“理念”也基本同义。大约成书于公元3世纪的《赫姆提卡奥义书》里，上帝被称为原型之光，表达了上帝是所有光的原型这个思想；即便是说，上帝高于并且先在于所有的“光”现象。如果我是哲学家，我会继续柏拉图式的探索并宣称：“在天外的某处，有一个原型或者原始的母亲意象，它高于并且先在于所有的母性现象，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包含所有与母性有关的现象。”但我是一个经验论者，并非哲学家。我无法预先假定我的一些特殊性情，还有对智识问题的个人态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很明显，只有哲学家才会钟情于此假定，他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性情和态度是普世的，并且如果能够避免的话，他会“对个人因素”决定了他的哲学这一事实视而不见。作为一名经验论者，我必须指出，有一种倾向认为，观念是一种实体而不仅仅是一种名称而已。有人可能会说，

由于纯属偶然的因素，过去二百多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假设“理念”绝不仅是名称变得不得人心甚至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如果有人继续像柏拉图那样看待理念问题，将“理念”的“神圣非凡”（“supracelestial”，即形而上学）要素关联到不能被证实的信仰和迷信领域，或者好心地留给诗人去讴歌，那么他一定会为他的不合潮流付出代价。在这个普遍而古老的争论中，唯名论再度战胜了唯实论，“理念”也蒸发成一缕青烟随风而散。这种变化伴随着经验主义的明显崛起，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经验主义的崛起导致了这种变化。经验主义对理智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从那时起，理念就不再是什么先验存在，而是次要的和派生的。尽管事实上理念也是基于具有个人倾向的有限的论题，但新唯名论自然也迅速宣称理念的普适性。这个论题的内容如下：任何来自外部且能被证实的事物，我们都接受而得到承认。这种立场明显是毫无希望的。希腊的自然哲学兴趣在于物质世界以及亚里士多德式的推理，这种哲学在迎战柏拉图哲学时，赢得了迟来的但却是压倒性的胜利。

然而每个胜利都潜伏着可能战败的隐患。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预示态度转变的种种迹象在快速增长。每一次试图恢复原有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努力都被扼杀在摇篮中，对此康德的范畴论学说相对其他学说的贡献尤为重要。与此同时，这也为柏拉图精神的重生铺平了道路。如果没有形而上学能够超越人类理性的话，那么也不存在实证知识被先验的认知结构所俘获或限制。在《纯粹理性批判》发表后的150年间，有一种信念逐渐取得进展，即思考、理解和推理不能被当作只是臣服于逻辑永恒法则的附属过程，它们是与人格协调并附属于人格的心灵功能。我们不再发问：“这物或那物已被看到、听到、把握、称量、计数、思考和合乎逻辑吗？”而是会问：“是谁在看、在听、在想？”观察和测量的进程一开始就受到“人差方程”（个人因素）的影响，这个批判性的态度随之创造了经验心理学，这种心理学在我们以前的时代闻所未闻。今天我们坚信在所有的学术领域，心理的准备状态对题材的选择、调查的方法、结论的性质和假设与理论的形成都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我们甚至认为康德的人格特征是他写成《纯粹理性批判》的决定性的因素。不仅仅是我们的哲学家，就连我们自己的哲学偏好，甚至是那些我们喜欢称之为绝对真理的东西，若未受到危险的损害，都受到了个人心理前提认识的影响。我们大声疾呼：所有的创造性自由都已被掠走！什么？一个人仅仅以

他自身为出发点在想、在说或者在做，这可能吗？

如果我们不再夸大其词并因而成为毫无限制的“心理阐释”（psychologizing）的牺牲品，那对我们来说，清晰地定义我们的观点就不可避免。它包含现代心理学的要素、起源和方法。在所有人类活动中存在一个先验的因素，即天生的、前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个体心灵结构。例如，一个新生儿的前意识心灵并不是一个空空的容器，在顺利的情况下可以往里边注入任何事物。正相反，它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严格规定的个人心灵实体，它显得含混不清，那是因为我们无法直接地看到它的本来面目。但是当心灵生命开始以可见的形式展现的时刻，人们不得不对它们的个别特性视而不见，那也就是隐藏在它们背后的独特的人格特征。假设所有的细节在它们显现的那一刻就开始形成，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父母已经具有病态倾向，那么我们推测通过基因会遗传给下一代。一位罹患癫痫的母亲所生的孩子患有癫痫，我们不会认为这是一种无法理解的变异。同样，我们认为天赋和才能可以通过遗传线索而追溯到所有的先辈。我们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动物复杂的本能行为的再现，当幼仔还未见到它们的父母之前，它们就已然掌握了这些复杂的行为，因而这不可能是它们的父母“教会”它们如此表现。

如今，就先天倾向而论，我们必须开始假设在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如所有动物一样，人也拥有预先形成的心灵，这会纯育他的物种，经过细致调查，还可以揭示源于种系祖先的独特属性。我们毫无根据地去假定任何存在的人类活动或功能不得受这个规则的节制。我们无从想象是何种先天倾向或者资质使得动物的本能行为得以实现，这就像我们无法得知前意识心灵倾向何以使得婴儿以人类行为方式反应一样。我们只能假设功能模式导致他的行为，我将这种功能模式称之为意象（images）。① 这些意象乃“原始”意象，它们对整个物种而言作用独特，如果它们曾经开启了物种的源头，那么它们至少与物种的肇始相符合。它们是人类的“属人特质”，这特殊的人类特质使得他的种种活动得以发生。这种特殊形式世代遗传而且已经内含于基因之中。如果人们认为这种特质不是通过遗传获得，而是在每个儿童身上重新形成，这种思想就像是原始人认为今早升起的太阳异于昨晚落下的太阳

① 参见《本能与无意识》第 277 段。

那样荒谬可笑。

因为所有的心灵因素都是表现出来的，这对于个体功能来说肯定同样是真实的，尤其是那些直接来源于无意识倾向的部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创造性想象。在想象的作品中原始意象以可视的形式呈现，在这里，原型的概念找到了用武之地。我并没有宣称我是发现这个事实的第一人，这份殊荣属于柏拉图。人类学领域第一位将注意力投向普遍存在的特定“基本观念”的研究者是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后来的两位研究者休伯特（Hubert）和莫斯（Mauss）^①——迪尔凯姆（Durkheim）的追随者——论及想象的“类别”。赫尔曼·乌泽纳（Usener）^②首先发现在“无意识思维”掩盖下的无意识先验存在。他们三人的发现一样具有权威性。如果说论及我对这些发现的贡献，那在于我发现原型并不仅仅由传统、语言和迁徙来散播，它们也能够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没有任何外在影响的情况下自发地重现。

一定不要忽视这个发现的深远影响。因为它意味着在每个心灵深处，存在着柏拉图式的活跃的先天倾向和理念，虽然它们是无意识的，但是它们持续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

有一种观念认为原型是由相关的内容决定的，换句话说，它是一种无意识观念（如果此种表述获得接纳的话），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而且我三番五次地遭遇此种观念。有必要再次指出原型不受与之相关的内容决定，原型取决于形式，而且程度非常有限。当某种原始意象变得意识化因而充满意识经验的内容时，这种原始意象才取决于它的内容。然而，正如我在其他地方阐释的那样，它的形式可能就像晶体的轴向系统（axial system），尽管它没有自己的物质形式，但是它在母液中形成了晶体结构。当离子和分子聚合的时候，晶体就按照这种特殊的结构结晶成形。原型就其本身来说是空的，是纯粹的形式，只是一种事先形式化的潜能（*facultas praeformandi*），可用一种已有的先验形式进行表征。这些表征本身并不世代相传，只有纯粹形式才世代相传，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纯粹形式和种种本能完全对应，这些本能也只是由形式决定。只要本能和原型不通过具体的形式显现，那么它们的存在一样都难以得到证明。关于纯粹形式的定性，我们用晶体类比是想说明轴向系统只是决

① 参见论文《关于原型》第137段。

② 参见赫尔曼·乌泽纳：《圣诞节》（*Das Weihnachtsfest*），第3页。

定了立体结构而非个体结晶的具体形态。个体结晶或大或小，并且可能由于组成平面的不同大小或者两个晶体的组合而变化无穷。唯一保持不变的是轴向系统，确切地说，不变的是隐含其中的永恒的几何比例。原型同样如此。原则上，原型可以被命名而且拥有不变的核心含义，但这只是原则上如此，从不涉及它的具体呈现。同样的，母亲意象在任一指定时间的具体展现也不能单独由母亲原型推断，这还取决于其他很多因素。

二、母亲原型

像其他原型一样，母亲原型也会以难以计数的面目显现。我这里提及的只是一些更具特色的方面。首要的是个人的母亲和祖母，继母和岳母；接着是与之存在关系的其他女人，例如护士或家庭教师；也可能是远古的女性祖先。再有就是那些象征性的母亲，这类母亲属于女神，尤其是母神（Mother of God）、圣母玛利亚（the Virgin）和索菲亚（Sophia）。神话提供了许多母亲原型的变形，例如在神话得墨忒耳（Demeter）和科雷（Kore）中，母亲以未婚少女的形象重现。在神话西贝莱-阿提斯（Cybele-Attis）中显现了一位可亲可爱的母



圣母玛利亚

亲。隐喻意义上，母亲的其他象征表征了我们渴望救赎的意愿，例如天堂、天国和圣城耶路撒冷。许多能够激发献身精神和畏惧感情的事物也可以作为母亲的象征，比如教堂、大学、城市或乡村、天空、大地、森林、海洋或平静水域、均衡物质（matter even）、地下世界和月亮。母亲原型通常与象征丰饶、多产的事物和处所相关联：象征丰饶的羊角、耕地和果园。母亲原型还与以下事物相关联：岩石、山洞、树木、源泉、深井，或者各种容器如洗礼盘，或者容器形状的花朵如玫瑰或者莲花。由于魔术圈或者曼荼罗具有守护的内涵，因而也能够作为母亲原型的一种形式。中空的物品如烤炉和烹饪容器、子宫、女性外阴以及形状类似的东西都与母亲原型关联。此外，还有许多关联动物，如奶牛、野兔和通常有助益的动物。

所有这些象征可能具有积极而良好的一面，也可能具有消极而邪恶的一面。命运女神〔莫伊拉（Moira）、格莉伊（Graeae）、诺恩斯（Norns）〕就显

示了这一矛盾方面。邪恶的象征有巫婆、恶龙（或任何具有吞噬和缠绕特性的动物，如大鱼或巨蛇）、墓穴、石棺、深渊、死神、噩梦和妖怪 [梦魔埃姆普萨 (Empusa)、夜之魔女莉莉斯 (Lilith) 等]。当然，邪恶象征不仅仅如上述所列，这只不过是呈现了母亲原型的一些最为重要的特征。

与母亲原型相关联的特质是母性关怀和怜悯，女性的神奇权威，超越理性的智慧与精神境界，任何有所助益的本能或冲动，所有这些特质都是温和而仁慈的，会呵护、维持并促进生长和繁育。母亲统辖神奇转化和重生之地，也掌管着尘世与生活其中的居民。从消极的一面来看，母亲原型可能意味着任何隐秘、潜伏、黑暗之事物，深渊、地狱冥府，具有吞噬性、诱惑性和毒害性的任何事物，这些事物异常可怕，而且像命运一样无法逃避。在《转化的象征》这本书中，我已经充分阐述和记录了母亲原型的所有这些特征。我以“慈爱和恐怖的母亲”系统阐述了这些特征矛盾的方面。或许历史上我们最为熟悉的展现母亲双重属性的例子就是圣母玛利亚，她不仅是耶稣基督的母亲，而且根据中世纪的寓言，她也是耶稣基督背负的十字架。在印度，“慈爱和恐怖的母亲”就是自相矛盾的黑色地母迦梨 (Kali)。古代印度数论派 (Sankhya) 哲学将母亲原型详细阐述为 Prakriti (根本物质) 这一概念，根本物质包含三种性质 (gunas) 或基本属性：萨埵 (sattva)、罗阇 (rajas)、答摩 (tamas)，即美德、激情和邪恶。^① 这是母亲的三个基本方面：抚育和滋养



梦魔埃姆普萨



夜之魔女莉莉斯

^① 这是三种性质的词源学含义。参见韦克赫林 (Weckerling):《命运》(Anandaraya-makhi: *Das Glück des lebens*), 第21页及后; 以及加尔贝 (Garbe) 著,《数论哲学》(*Die Samkhya Philosophie*), 第272页及后。[也见齐默 (Zimmer):《印度哲学》。——英文版编者]